

7.1级地震！雪山领首，江河低泣！玉树，十万火急！与时间赛跑，救援正全力推进；与死神竞速，爱心从八方汇聚……天灾降临后，邻里互助，友爱相帮，各族群众奋勇自救，生命之火在废墟上跳动

生死大营救

——来自玉树地震灾区的报告

特别报道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14日7时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

雪山领首，江河低泣！玉树，十万火急！

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记者从北京、西宁、兰州等地赶到玉树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结古镇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道路断绝，砾石遍地、上万人死伤、九成以上房屋被毁、近十万人群众无家可归——唐蕃古道上的明珠毁于一旦。

截至记者发稿时，距地震发生已40小时——与时间赛跑，救援正全力推进；与死神竞速，爱心从八方汇聚……

自救、互助：
废墟上燃起生命之火

天灾降临后，邻里互助，友爱相帮，各族群众奋勇自救，生命之火在废墟上跳动。

14日清晨，剧烈的摇晃让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干部卓华夏从梦中惊醒。跑出家门，卓华夏看到隔壁的院墙倒了，有人被埋在下面。卓华夏和邻居一起，用铁锹挖、用手刨。40分钟后，邻居家的一男一女终于被他们从瓦砾堆里救了出来。

地震发生后，灾民们积极展开生产自救，从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名群众。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新建路居民区一处倒塌的民房前，记者看到，6名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四川彭州籍民工有的用铁锹挖，有的用双手刨，营救着被埋在废墟下的8名素昧平生的群众。在地震中，这个原本一人高的土木房变成了一堆被人踩在脚底的瓦砾，衣被、糖果散落在废墟之中。

这批特殊的救援者本是在玉树藏族自治州谦谦中学的施工队民工，刚来到青海5天。一听说玉树地震，他们带着自己的铁锹，凑了550元租车费，毅然跳上了一辆柴油三轮“蹦蹦车”，历经7个小时长途跋涉，赶往结古镇。

“我们已在这挖出了4具遗体。”救援者杨仕成告诉记者，“很痛心。我们都经历过汶川地震，能够感受灾区人民的痛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

民房前，青海省正平路桥公司工作人员李虎业正在与其他同事一起参与救援。他们本来在修建结古镇至巴塘的高速公路，地震消息一传来，他们立即停工，出动200余人，开着挖掘机、吊车前去救灾。截至记者发稿时，他们已找到并救出了多名生还者。

15日，记者又来到拉西科镇。一家不知名的商店在地震中化为一堆瓦砾。一群僧侣正弯腰奋力扒开坍塌的土石块，营救被掩埋的群众。“地震发生后，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僧侣丹珠边挖边对记者说，“玉树是我们的家乡，受灾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丹珠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他们分作两路，一路于当晚5点多到达，另一路于当晚10点多到达。“我们一共来了200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努力到底。”

驰援：
爱的洪流向这里汇聚

玉树地震发生后，北京、青海、西藏、四川、甘肃、新疆、重庆、成都等地的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火速向灾区集结。其余各支地震救援队也于15日晚些时候到达。截至15日16

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动用兵力6390人投入救援。

在相邻的甘肃省，当地组织了甘肃省应急救援总队前往救援，第一批队伍于14日下午赶赴灾区。从兰州前往玉树有1000多公里，甘肃救援总队彻夜赶路，司机轮班开车，队员吃喝都在车上。

沿途，搭载着来自全国各地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车辆首尾相接，急速向西，闪烁的车灯划破了寒冷的黑夜。

西宁到玉树的部分路段正在修路，车辆十分颠簸，一些路段还飘起了雪花，车窗上的水汽结成了冰甲，冰刮也刮不掉。水和火腿肠冻得冰冷，队员们不得不将其放在怀里，焐热再吃。青海省开辟了救援绿色通道，每到岔路口都有交警在寒夜值守、指路，一些饭馆还挂出免费提供热水的牌子。

15日傍晚，星夜兼程奔走800多公里的成都特警先遣队50人率先抵达玉树县结古镇。在青海加油站附近，当队员们得知当地受灾群众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少食品后，立即将随身携带的剩余口粮8箱方便面、6箱矿泉水全部送给了受灾群众。受灾藏族同胞多吉双手捧着方便面感动不已，他说：“现在主要是缺水、缺吃，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党和政府！”

在救援人员从四面八方向玉树集结的同时，铁路大动脉上，滚滚洪流将各种物资运往灾区。15日傍晚，全国第一趟救灾专列，披着余晖缓缓驶入西宁站。列车停靠装卸台，6辆大卡车立马停靠车厢，等待装卸。40分钟后，邻居家的一男一女终于被他们从瓦砾堆里救了出来。

大卡车司机李师傅说，货物装载完毕后，他们将立即赶往灾区，将救灾物资送到灾区最需要的地方。“电视上那里的孩子满面血迹，实在让人痛心！”李师傅跳上车厢投入到装卸队伍中。

高原寒、行路难：
救援队勇闯生命禁区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高寒缺氧成为横亘于各路救援队面前的一座大山。

15日清晨，记者在玉树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救援现场看到，由于在高寒缺氧的地方连续作战，不少救援队员体力消耗过大，甚至连搜救犬也因为高原反应有时不能工作。即使如此，搜救工作仍没有片刻停顿。

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告诉记者，当地海拔较高、气温较低是目前救援工作遇到的一大问题。

在结古镇民族宾馆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救援现场，记者看到，救援人员在一次次余震威胁中不断爬上废墟，敲击着水泥板，并向废墟中喊话。记者在现场仅20分钟，便遭遇了两次余震。3个小时后，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两名幸存者。

“以往的救援任务通常都是在低海拔地区进行，这次队员们从低海拔地区经过长途跋涉后来到玉树，遇到缺氧问题，有的队员走路时都会气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开展高强度的搜救工作，难度可想而知。”黄建发说，“此外，玉树温差较大，夜晚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这样的低温环境体力消耗很大。”

黄建发说，另一个困难在于，物资供应暂时不足。由于在高原地区机场不能加油，飞机必须储备回程汽油等各种原因，救援队同机携带的食品等物资并不充足。

“尽管困难重重，但救援人员不会放弃每一个幸存者！”黄建发说。

在玉树，到处可见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军队和地方的一支支救援队伍，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这片高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永不言弃的触角伸向每一个同胞的生命。

1名、6名、41名……中国地震局值班员



4月16日，消防官兵在地震废墟中搜救幸存者。

当日，玉树地震救援进入第三天，在救援的“黄金72小时”内，救援人员和当地群众分秒必争，全力搜救地震幸存者。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摄

手中的统计表上，获救人员数量在不断攀升，截至15日傍晚，已有1045名被压埋群众获救，4910名伤病员得到救治。爱的洪流逼退了死神的脚步！

与时间赛跑，让生命延续

强震之后，时间就是生命！

15日13时，解放军第四医院抗震医疗队野战医院里，在废墟中掩埋了29个小时陷入昏迷的藏族小姑娘才让拉毛惊醒了。

双眼蒙着纱布的才让拉毛一把抓住她输液的护士长宋海燕的手，哭喊着“妈妈，妈妈！”

“哎，妈妈在呢！”宋海燕怔了一下，红着眼连声应答。小姑娘平静了下来，经过一个

小时多紧张施救，才让拉毛脱离了危险。

当宋海燕抱着她送给母亲时，母亲一把抱住女儿痛哭失声。

当日，青海陆军预备役步兵旅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结古镇广场巡诊时，发现一名妇女

即将生产。“我们发现这名孕妇的羊水穿了，要在街上生孩子。我们立即用担架把她抬了回来。”院长杨林说。这名产妇叫博拉，地震后与丈夫露宿街头。

“这名孕妇在地震中受到惊吓，没有宫缩，生产很困难。”杨林说。由于缺少妇产科医生以及设备、药品杨林派出医护人员四处寻找其他医疗队求援。

这顶小小的帐篷里聚集了多个医疗队的妇产科医生。

16时28分，帐篷内终于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是个小男孩，母子平安！”这时，人群里响起了掌声。由于没有给孩子准备衣服，护士用纱布把小宝宝包了起来。

当这个用洁白纱布包裹着的小生命被抱出帐篷时，孩子的爸爸查多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我太高兴了！谢谢医生！”博拉也在产床上露出了笑容，向周围的人们竖起了大拇指。医生们来不及拭去额上的汗珠，挂满了满脸的欣慰继续去接治新的伤员……

生命在这里延续，希望在这里生长……由于环境恶劣，条件简陋，一些重伤员被迅速转运到附近省份救治。15日17时，17名伤员被转运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批伤员大多数均为藏族，伤情较为严重。考虑到玉树是藏族同胞聚居区，伤员中不少人是藏族，华西医院专门组织了一批懂藏汉双语的学生志愿者前来做翻译。

志愿者修洛措的老家在距离玉树仅100公里的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接到通知后，她早早地守候在急诊楼外。“我的父亲正在玉树灾区前线参与救援，我在成都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修洛措说。

几位来自甘孜州的藏族同胞也自发赶到医院。42岁的根桑曲扎告诉记者：“我们几位朋友是到成都办事的。听说这里要接收伤员，我们就过来帮忙了。”

只要有生的希望，我们都不会放弃。40个小时的生死大营救，把浓浓的爱心洒遍玉树每一寸土地。

出发，向着玉树！



这是装满救援物资的机舱，由于时间紧急，一些不怕压碰的物资来不及整理就必须装机。

■新华社记者 刘思扬 李志昂

急！急！急！生命在呼唤！

15日一早，记者匆匆收拾行囊，搭乘一架空军伊尔-76运输机直飞玉树地震灾区。

在玉树，到处可见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军队和地方的一支支救援队伍，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这片高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永不言弃的触角伸向每一个同胞的生命。

北京武警总医院的救援人员焦小杰就坐在记者身边，一上飞机，记者就看到他的

一脸倦容，“第一批物资运到灾区后，前方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们，灾情比预计的严重，还需要更多的救援物资，我们就连夜准备了两吨物资”，焦小杰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已经被体温融化的巧克力递进记者：“我们带了很多食品，估计能在前方支撑几天！”

地铁隧道一样的机舱，堆满了帐篷、担架、B超机、心电图机、便携式X光机、手术

床、氧气罐、急救药物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救援物资，机组人员说，这些物资有15吨重，“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尽可能地将飞机装满！”

来自北京武警总医院的救援人员方涛，从口袋摸出一个烧饼和一个压扁的煮鸡蛋，在飞机上草地解决“早餐加午餐”。

“昨天夜里11点多接到任务，连夜准备物资，我们只睡了两个小时。”

空军运输航空兵某部团长王全胜是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机长，42岁的他，参加过1998年抗洪、2008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和2008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等重大救援任务。他说：“我们今早5点起床，6点15分从驻地起飞，夜里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灾区群众在等着我们啊！”

救人的人也需要帮助。机组人员告诉记者：“救援人员很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为保障他们在海拔4000多米的震区正常工作，这次还准备了抗高原反应药物。”

15日中午12时40分许，经过三小时的飞行，我们搭乘的军用运输机抵达青海玉树巴塘机场。这是14日早晨地震发生后，空军运输航空兵某部从北京出动的第五架次救援物资运输机，也是15日的第一架。“还好，仍然在72小时之内！”一位机组人员长舒了一口气。

玉树机场冷风袭人，忙着卸载物资的救援人员那橘红色的制服和战士们的迷彩服，却让同行的我们感到格外温暖。

道德观察

请问，哪个部门对房价负责

■邓海建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7%，其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2%，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5.9%。与之对应的例证是：上周末，杭州楼市上演了最“疯狂的周末”。据购房者楼小姐介绍，她在4月11日下午1点在杭州裕兴不动产有限公司中一套房子，然而，时隔四个小时房价已经上涨15万元。

都说房价要跌，新华社的时评一篇接一篇地批、宏调政策一个接一个地出、地方政府在全国两会上一个接一个拍胸脯，就连地产股也在住房保有税、住房消费税等大道小道消息中应声而跳了——

可是，房价为何就是逆市上扬只涨不跌、且同比一涨就是十几个点？这个问题让人无比纠结。

在“四小时房价上涨15万”事件中，媒体记者采访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人家说得很无懈可击：“房产市场属于市场自由调控范畴，作为职能部门不便就此事发表意见，关于房产价格紊乱的问题你们还是联系物价部门吧。”没错，价格问题是物价部门的活计，而房地产市场是开放竞争关系，定价问题上没人人有资格强行干预。但如果郁闷的购房者想求助于物价部门，恐怕依然会遭遇同样的托词：“房子属于房管局的事儿，房产市场属于市场自由调控范畴”，他们同样也没法说什么。

于是，公众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悖论：都说住房问题政府有责任管，可是，一旦

房价腥风血雨，请问哪个政府部门会对房价负责？最亲密的房管局、物价局等无话可说，难道购房人要去找民政局或环保局倾诉房价上的忧愁与迷茫？房价上的说辞，太像抽象派诗歌了——你永远找不到具象的责任人，也永远说不清楼市的症结究竟在哪儿，更无法为理性的健康的楼市来一个定位。都说楼市积重难返，但房价依然彪悍；都说政府责任重于泰山，但责任从来没有对纷乱的市场产生实质性影响。

据《上海证券报》消息说：财政部13日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分析人士指出，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就必须破解土地财政难题。但土地财政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利益结合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小孩子吹的泡泡糖——说破就破。正因如此，在“政府责任”这个空泛的概念帽子下，房价上的事情，其实没有一个职能部门能够担责。鼓吹楼市崩盘的，只剩下诅咒而已；噪社会的责任，只剩下空头措施而已——楼市是坚韧的围城，而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只在理想国里安慰着蜗居的房奴而已。

房价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吊诡：它明言成风洪水猛兽，我们却还说不得、说不出，顶多只能道着“天凉好个秋”。世界上的道理，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个情理。房子，打劫了我们一辈子——这事儿，总得有人发句话，别让我们只能找心理医生倾诉去吧。

2010年4月17日 星期六
http://www.workercn.cn

5

一周道德点击 李瑾

难产的意见

【新闻记录】

酝酿6年之后，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再度引起市场强烈的期待。有消息称，这份“意见”已经数易其稿，围绕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对有关竞争环境和竞争能力、初次分配过程以及再分配过程等核心制度框架开展了深入调研和论证。目前，“意见”仍在国家发改委研究完善。

【道德点击】

收入分配问题复杂敏感，一份文件恐怕很难包打天下。但是，6年时间依然无法弥合存在的各种分歧，显示出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也显示出改革背后的诸多利益博弈。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尽快摆脱形形色色的严重掣肘和牵绊，需要决策机构的政治智慧，更需要一颗关注低收入群体切身利益的爱民之心。否则，改革的阻力或许会变成难以逾越的关口，盘根错节的灰色、黑色利益链的彻底清理或许会再等一个6年。

跪谢的背后

【新闻记录】

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自由街村一户村民住宅遭镇政府强拆，户主康顺卿联手邻居与拆迁人员发生激烈冲突。一批戴头盔的黑衣男子用木棍截破屋顶，用灭火器往里喷灌。9小时后，拆迁工作组撤离。康顺清双手抱拳，跪谢邻里相助。延庆镇副镇长赵光宜称，康顺卿的的确应该下跪，但不是为了感谢，而是惭愧，因为他“